

# 蔣碧微生死戀

(二十四)

楊兆青

## 台北重逢共度晨昏

亂世情緣，分合無定。在動盪歲月裏過活的人，常有過多的無奈和痛苦；蔣碧微却又比常人多一層良知譴責，以及對未知將來的懵懂盼望。因此，她跟張道藩在台北重逢的心情，有時是解脫約束的忘我興奮，有時是一種複雜的愧疚滋味在心頭。

三十八年五月底，張道藩從廣州抵達台北，下了飛機，就到蔣碧微早已佈置好的溫州街寓所。那是一家獨立的日式舊房子，建築物的四週環繞着不青，空氣清新，視野廣闊。在屋子裏臨窗外眺，可以看見綠浪起伏的盡頭，是偉峨的台大校舍，以及校舍後面，那蒼翠的小山丘。更難得的是，前庭後院都大，蔣碧微將後院加以整理，做了一個晒台。張道藩非常喜歡這環境。

當天晚上，蔣碧微邀請部份親友在家裏便餐，為張道藩洗塵。那些知趣的親友，飯後都早早辭去。這時，張道藩輕鬆的走近蔣碧微，雙手搭在她的肩上，愉快的說：

「現在，我可以說出只能給你聽的話。」

張道藩灼熱的眼光，逼視着蔣碧微的臉龐。蔣的心頭泛起一股特別的暖流，她帶着甜甜的微笑回答：

「我已經聽到了，是從你眼睛裏說出來的。」

張道藩聽過，開朗的笑出聲來，他連連點頭說：

「不言而喻，是心靈相通。好極了，好極了。」

此時，黃橙橙的月輪，已悄悄爬上山頭，朦朧的月光，輕覆着才入睡的大地。躲在稻田裏的青蛙，似乎也在欣賞這一幅人間的重逢圖，此起彼落的高聲歡唱。

相見的喜悅，在蔣碧微的心房蕩漾。先前，她跟張道藩異地相思，渴望見面。此刻，知音在前，她原來對張道藩的濃情蜜意，竟成了含蓄的怯羞。她緩緩移動脚步，掙開張道藩的雙手，走向玻璃窗前。張道藩緊跟過去，並肩佇立，情不自禁的又牽起她的手，共賞窗外的夜景。

繚繞的氳氳，已經瀰漫長空，薄霧輕煙似的在禾葉上飄動，還夾帶着稻穗的花香，像要把這

座煙霧中的房子跟外界隔離，然後連人帶屋朝山頭上的皓月推去。

景美情濃，兩人都感到心神陶醉。張道藩忘却身在塵凡，他迷戀的說：

「世界只有妳和我了。我們看不到四週的煩惱。」

蔣碧微呢喃的附和，滿頭滿腦都是遐思：「像不像一個鳥？你看週圍都是白茫茫的。」

「哦，對了，是一個鳥。」張道藩想起自己的願望：「一個被我們尋求多年的孤鳥。」

蔣碧微也像跌入夢境，柔聲柔氣的，聲音輕到幾乎聽不到，她對張道藩緩慢的說：

「一個專屬我們兩人的鳥……。」

張道藩牽住蔣碧微的那隻手，溫和而使勁的捏住對方，爲了加強說話的真誠：

「雪，我們在這個島上，會找到快樂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都不說話了，似乎只聽見彼此心靈的呼應。無聲的親近，傳達了多少關懷。輕擁和注視，包容了幾多滿足。

夜已深了，蔣碧微仍沉浸在甜蜜的氣氛中。她忍不住告訴張道藩，自己先到台灣的這段時間，每當夕陽西下，日薄崦嵫，落日餘暉映出一畦畦金黃的稻芒，她就一個人坐在曬台上，回憶西湖的山水秀色。

「因為西湖美景，有你在……。」

「雪，……」張道藩感動的輕喚：「我祇希望，今生今世能够跟妳安居一段時期，那麼，我死而無憾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蔣碧微沒有再出聲。她像在夢中幽幽醒來。

「醒」來之後，就有憂慮和無奈。「無奈」是和她的現實生活連在一起的。

她想到「安居」這件事，談何容易？她知道素珊住在高雄，張道藩如何兩全？

意由境起，心隨事轉。她的念頭一改，重逢故舊的歡愉，就變成莫奈何的負擔。

蔣碧微聽得見，自己內心裏，那一聲深沉的嘆息。而此時，東方已經露出魚肚白的曙光。她以一種矛盾的心情，對張道藩說：

「你該去高雄看看她們吧！」

「雪，……」張道藩臉上突來的僵冷，代表他心中複雜的掙扎。

漸漸的，霧散煙失，專屬於他們而在煙霧稻香中縹緲的鳥，不見了。

慢慢的，晨光四射，大地顯現得更清楚了，蔣碧微也更清楚自己的矛盾，和存在他們之間的無可奈何。

毫無抗拒的辦法，他們思想和感情，又回到現實裏來。

### 高雄「怨婦」何以為家

六月初，張道藩南下高雄，去探望已在那裏住了半年的素珊和麗蓮。

素珊會住在高雄的原因，是她的姊夫米勒，在高雄港務局做事。三十八年時局吃緊，南京撤退，素珊便帶着小孩麗蓮，到高雄投靠她的姊夫。素珊的母親及姊姊都從法國搬來住在一起。

烽火連年，離亂人生。素珊喜見張道藩平安無事，心頭十分高興。她在中國一住二十年，多少學會一點中國女性含蓄的美，中國社會容忍的謙德，以及傳統婦道的忍讓。但，就是學不會忘掉妬意的酒脫。素珊別有用意的問張道藩：

「在台北，你怎麼個住法？」  
「都安排好了……」張道藩避重就輕，含糊糊糊的說：「你不要操心。」  
「如果我跟麗蓮，也去台北住呢？」  
「哦，不！至少現在不要，時局還不穩……」

張道藩雖然早已料到，素珊會提這個問題，言談之間，還是免不了有些緊張，他找一個「大理由」，阻止素珊的要求：「你們跟家人一起住，蠻好的嘛。」

兵燹之苦，確實難受。素珊早來台灣，為的是躲避兵荒馬亂。張道藩的拒絕理由，聽來還能接受，可是，素珊也想到夫妻義務，她進一步問：

「那麼，你多久來一次高雄？或則我去台北

？」

「再研究吧，我會常來。」

這個答案，素珊當然不會滿意。她早知蔣張在台北同處一室，祇希望自己「眼不見為淨」不聞不問，那曉得她跟張道藩見面一談，自己就隱忍不住要提出尖銳的問題，素珊直截了當的又問張道藩：

「你的心被佔滿了嗎？一點都容不了我？」

張道藩心裏一急一虛，坦白而含愧的說：「我很難不想別人。問題是，妳要怎麼生活才會好過？」

素珊當面受到嚴重的心靈創痛，震撼得幾乎暈厥，她掙開滿腔的壓力，自憐自嘲的說：

「我會有好日子過？這是你關心的嗎？」停了一下，她又萬分難過的說：「除非我麻木了！」

張道藩內愧的沉默着，許久，他才再開口：

「痛苦的不止是你一個人，妳若看得開，大家會好一點。」

「你十足的自私。」

素珊激動的說完，呼吸有些急促。她雙眼直楞楞的盯着張道藩，然後突如其來的說：

「你喜歡齊人之樂，為什麼不去阿拉伯當回教徒？」

「素珊，……」張道藩深心不安，他想把心底的愧疚說出來，一時又感到跟素珊相知相處越來越難了。他嘆口長氣，把說到嘴邊的話，又吞了進去。

在高雄，張道藩只住了幾天，就又往台北回走。

## 遠赴澳洲烟水淒迷

民國三十八年八月，高雄港內發生輪船爆炸的案子，素珊的姊姊米勒夫人，被飛片炸傷，引起一家人的恐懼。當時謠言匪謀在破壞，又謠傳共匪將大學轟炸台灣。米勒一家人都怕轟炸，因此向法國當局申請調職。不久，米勒接到通知，要米勒到澳洲東部，去法屬新克利多利亞島（New Caledonia）報到就職，十二月下旬，素珊和她的母親，帶着麗蓮及張道藩的六妹舜琴，乘一條荷蘭輪到雪梨，轉赴米勒工作的地點。啓航前，張道藩到高雄跟大家相聚。素珊和張道藩單獨見面時，素珊面帶愁容的說：

「我愈跑愈遠了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的，……」

張道藩明白她的意思，却故意把話題引開：

「一路偏勞妳了。」

「我會回來的，如果我的命够長……」素珊感觸很多，她引述一句名言：「情緣未了，離別是最好的等待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道藩正想開口，素珊又繼續一語雙關的說：

「不一定每個故事都要有結局，分手也不一定悲劇。我走了之後，希望你更冷靜更有智慧的处理……。」

受過創傷的婦人，大概都是如此，從不放棄任何機會，爭取丈夫回心轉意。素珊明白多說無益，但離別在即，她不能不說出心中的期待與感

傷。

張道藩從來在素珊面前，就希望多讓她諒解自己與蔣碧微的感情，來達成相安的妥協以減少彼此的痛苦，可是苦無善策。現在，他又想藉臨別前的人性脆弱，因為離情而比較容易接受進言的心理，他要告訴素珊，淺淡即是深遠，濃愁裏有薄思的道理，可是她又怕素珊無法甚解。他想想，只好善言自己的無奈，去減輕心裏的負擔：

「我無意傷害任何人。中國人常對某些事說是『命中註定』。我不知道妳對這四個字相信多少？」

素珊的愁容微微在轉變，眉宇之間含有幾許的不悅：

「命帶桃花，也是中國浪人喜歡說的。你不覺得那句話是不負責的掩飾？我不相信命運！」

張道藩心裏慚愧，所有過錯都因自己情出二心，如今大家痛苦，怎麼了結？他悵悶不樂的在那裏皺眉。素珊滿肚苦水，却正是發洩的時候。她無限委曲的說：

「我不要過頭等名義，次等待遇的日子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道藩悔愧交加，仍然不語。素珊又說：

「常常跟你吵，我也不快樂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道藩還是不說話。素珊見他許久不開口，語氣開始緩軟下來。她感傷的說：

「也許，我們分開，你才會覺得我不十分討厭。」

「素珊，」張道藩這時沉沉的嘆了一口氣：

「我對不起妳，我會盡到照顧生活的責任。」

那頭，麗蓮朝他們走來。張道藩滿心愛意的對麗蓮說：

「我會懷念妳們，」

第二天，素珊帶着惆悵悲涼的心情，遠遠的航向世界的另一個角落。她希望離開塵煩和痛苦。離開情敵愈遠愈好。

張道藩回到台北時，收到素珊上船前在高雄寄出的信，上面只寫了兩行字：

無論在那裏，心中都有你。

你在那個角落，都希望你快樂。

## 文藝活動文壇趣聞

張道藩自從三十八年五月到了台灣，至四十年底，他先後担任的重要職務計有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、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、中華日報董事長，並創立中國文藝協會及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。

不管張道藩擔任任何種職務，他都關心文藝活動，跟文藝作家接觸也最多，因此有關張道藩的趣聞趣事，在文壇流傳很多。有的是他自己的故事，有的是他說出來別人的故事。

三十九年五月，文協成立。理事會經常集會，爲了提倡大家守時，假若有人開會遲到，規定每次要罰台幣十元，以資約束。那時張道藩對文藝協會的工作很起勁。遇到中央有重要會議，他一定向文協請假。有一次，他遲到五分鐘，一進門，就掏出十塊錢來認罰。如此一來，文協開會遲到的人，就很少了。

文協最初設有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話劇、平劇、地方劇五個委員會，每月舉行座談會一次到兩次，討論有關問題。每隔兩三個月，舉辦小型晚會一次，都由會員自己表演，藉以調劑生活，聯絡感情。有一次，張道藩上台表演，他說：

「我有一位朋友愛好文藝，他這把扇子，一面是名家的書法，一面是名家的繪畫，都是傑作。」說完以後，他把扇面打開，手持扇面放在胸前不動，却擺動上身來擺扇子，口裏還直說：「扇子很名貴，不能亂動，我這樣擺也一樣，也一樣有清風。」他那滑稽的動作，引起全場哄堂大笑。

張道藩又喜歡談黨中先進戴季陶的趣事。他說，戴季陶做過記者，寫過劇本，還客串在劇中演一個記者的角色。戴自以為是本行，沒有經過好好地排演，輪到戴上場時，許多觀眾向戴熱烈鼓掌，他心一慌，忘了台詞，演不下去，鬧得哄堂大笑。戴季陶這才知道，戲劇和人生並不相同，演員非經過嚴格訓練不可。

張道藩又說，從前國父創辦建設雜誌，國父自任社長，胡漢民任總編輯，戴季陶、廖仲愷、朱執信任編輯。國父每次告誡他們不可輕易刊載小說，戴季陶不懂什麼道理，再三請問。

國父說：「文學的可貴，因為它寫得好。如果寫不好，何必刊載？而且小說文字，對於人心的影響，比論文大得多，所以更要慎重。」張道藩常在集會時，說出這些故事，用來鼓勵愛好文藝的人，在當時，確實鼓舞了不少士氣。

文藝協會經常有全國性的徵求傑作活動，文

藝會更配合活動發給優秀者獎金。當時聘請的文學組審查委員，有梁實秋、虞君質、葛賢寧、侯佩尹及蔣碧微等諸位名家。因為這層關係，蔣碧微和文藝界的朋友接觸更為密切，大家相處非常融洽。

### 孫韻君竟近在咫尺

一天，一位美術工作者表情神祕，却是直率的告訴蔣碧微：

「這個消息，希望你不要吃驚！」

蔣碧微平靜的在聽。

「孫韻君也在台灣，目前在師大美術系當教授。」

「離得這麼近啊！」蔣碧微真是感到意外，這位使蔣碧微人生發生重大變化的小女生，千里迢迢的竟會在這裏住下來。蔣碧微想起前塵往事，一時間百感交集，師大離蔣的寓所，不過十分鐘人力三輪車的車程，可真是人生如戲？「她過得還好吧？」

「也不清楚。妳不恨她？」

「都已經成為過去，談那些恩怨沒有意思了。」

要說蔣碧微沒有一絲激動，是絕不可能。只是她的心路歷程，感到「歷盡滄桑」的疲倦。何況，她已跟徐悲鴻離婚，彼此完全沒有牽扯。她忍住心頭的隱痛，故意裝出一份瀟灑和漠然。

張道藩下班回來，蔣碧微竟調侃的說：

「悲鴻如果也來，才熱鬧呢！」

後來，蔣碧微才知道，孫韻君的夫君，就是

當年引起郁達夫和王映霞婚變的安徽許某人，那時也住台北，是政界要人，蔣碧微感嘆的說：

「世事真多變復雜啊！」

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下旬，張道藩被選為中央改造委員，在開會的餘暇，或聽取冗長枯燥的例行報告時，偶而會跟鄰座筆談，在嚴肅中表現詼諧的一面。張道藩常把那些精彩的「筆談」資料，收集在「油庫」裏，並加以記述，準備印行問世。在他的「油庫」原稿當中，有幾則妙筆生花的「油料」，多係名詩人胡健中的手筆。例如一次在會中，談到人才問題，張道藩發言說：

「以文藝界為例，並非真的沒有人才，而是不善發現人才，不善培養人才，不善使用人才。」

### 候補作家的諷刺詩

名詩人胡健中即以「人才」為題，在前言上註明希望能「學習為候補作家」，寫了一首諷刺性的短詩：

嘴邊掛着口號，

座旁貼著教條，

喊得高，記得牢！

好，好，「一代天驕」！

這便是時代的反應，

人才的寫照。

在議會的選舉聲中，有坐大自負所謂鐵票的胡健中的「油料」就表現出令人激賞的音節。

歷史上「鐵券」的保證且不可靠，

難不成你能信賴那所謂鐵票？

這期承諾縱是鑽石也不該要，這年頭一切姑且聽之為妙！

張道藩收集的「油料」快「滿庫」時，胡健中就寫了一首詩向張「警告」，以免張藉此「要挾」。這類即興之作，雖是「小菜」，却像「大餐」的吸引人。

我的打油詩都是遊戲文章，決沒有任何理由值得珍藏！

然而你却把它們視若瑰寶，一古腦兒當作了你的家當。

區區「著作」從不擬「藏之名山」，自然更從不希冀「萬世流芳」；

如果竟作那些非非之想，伊朗的「英夷」都要侵入台灣！

張道藩在做人治事方面，另有他獨到的地方。他怕自己性情輕率，於是請胡健中寫「忍不能忍，言所當言」來警惕。自己又寫「以才自足，以能自矜，則為小人所忌，亦為君子所薄」當座右銘。他還寫了一條長幅，提醒處世的態度，那條長幅總共有十四個字。

世事洞明皆學問  
人情練達即文章

### 接濟素珊悲鴻離魂

那個時期，蔣碧微發願要很妥善的照料張道藩的生活，使張道藩下了班以後，能得到閑適的調劑。可是，蔣碧微的內心深處，常常泛起素珊的人影，使得她又懷疑，跟相愛的人相守一起，

幸福的事實在那裏？

矛盾無奈的蔣碧微，經常寄錢去澳洲接濟素珊的生活，寄款人用的是張道藩。她怎麼知道素珊的困難？她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懷呢？

「官運」一路亨通的張道藩，蔣碧微却要把他穿破的內衣，一塊塊拆下來，再拼湊縫好，是為了什麼原因？

從海的那頭，輾轉傳來徐悲鴻病逝的消息，蔣碧微又是如何複雜的感嘆人生？

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十一日，張道藩當選為立法院長，一當就是十年。直到五十年二月，他才因健康欠佳，辭職療養。其實，在他院長任期內，曾五次提出辭呈，最後一次才被批准。第一次是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，第二次是四十四年一月五日，第三次是四十五年三月，第四次是四十九年九月下旬，第五次是五十年二月。張道藩提出辭職的原因，是長期患了嚴重失眠症，身體違和之故。但前四次都未邀准。

這位薄已厚人，被譽為「藝術院長」的張道藩，具有文人的氣質和風骨，尤其他趣味橫生的言談，更令人有一種如飲醇醪的感覺。在他的任期中，對於人才的起用，另有他獨特的「求才藝術」，常被引為美談。

### 文是他的情是我的

有一次，張道藩帶了少數幾位隨員，到中部視察，夜住谷關招待所，臨睡前要一位隨員牟少玉，紀錄他的童年趣事。張道藩說：

「記憶有時會忘記的。這件事我剛才忽然記

起來，希望你把它記下，作為我將來寫回憶錄的一個插曲。」

張道藩隨即講述了一個多鐘頭，說他童年住鄉下，看見許多穿花蝴蝶，忽高忽低，乍遠乍近的獨舞花間，有的雙戲雙飛……在動態美感的韻律下，是多彩多姿的搖曳花叢，由於蝴蝶的花粉印痕，激起他捕捉色彩的習畫興趣。他還說了幾個玩伴，在當時一起玩耍的情形，那是這個故事的「時代背景」，牟少玉聽過，花了兩個多鐘頭，把原來生動有趣的故事，加上適當的渲染，寫了一篇近五千字的文章，次日一早，便把稿子交出來。

「這麼快！」張道藩詫異的接過稿子，翻了一翻說：「你寫得還相當多，花了不少時間吧？」

「昨晚寫好才十一點多，不費時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慢慢再看。待會兒要先到別的地方。」

隔了一個晚上。張道藩準備沿橫貫公路到梨山。早晨五點多鐘，大家就起來，想趁早出發，中午前趕到目的地，七點鐘，專車已在門外迎候。此時，張道藩又把牟少玉叫到他房裏：

「出發前，我想給周至柔寫一封信，我講你記，然後再整理。用文言寫。」

這封信，不是應酬短簡。張道藩竟和老朋友敘起家常，滔滔不絕講了半個多鐘頭。牟少玉因為必須等他信寫好大家才能走。張道藩見他急得滿頭大汗，却是悠閒地為牟少玉點了一支煙，笑着說：

「不急，不急，抽支煙提神。」

「院長，他們急着要走呢！」牟少玉擦擦額上的汗說。

「沒有關係。」張道藩幽默的回答：「我不走，他們急也沒有用。」

九點四十五分鐘，那封長達三千多字的信才告完成，張道藩取過去，交給另一位隨行中廣副總經理羅學瀛，說：

「你幫我看看，免得我戴眼鏡。」

羅學瀛看完信說：

「這封信，恐怕要打破紀錄了。」

「哈，誰不知道我張道藩，是以寫長信出名的。」

聽他這麼一講，大家都哈哈笑了起來。沖淡了幾許的緊張氣氛。

「學瀛，你看寫得怎麼樣？」

「文情並茂，很好，很好。」

「文是他的，情是我的。既然你說文情並茂，那我也不必再看了。」

張道藩在信末簽了名字，交給專人去寄。一行人人員，才出發上梨山。

### 遊梨山動輿拍電影

梨山農場的中央，有一個鴛鴦湖，聽說從前有一對山地情侶，投湖殉情，山胞爲了紀念那對純情戀人，才取它叫鴛鴦湖。

張道藩聽完這個傳說，立刻告訴牟少玉說：

「這故事很美，我想寫一個電影劇本，就叫鴛鴦湖之戀。下山以後，你把故事寫出來，不妨加以穿插，讓故事更曲折生動一點。寫好讓我分

場分景，將來就在這裏實地拍攝。」

由於這個意外收穫，張道藩在歸途中顯得格外興奮，在車上，他又對牟少玉說：

「馬上替我擬一篇新聞稿，就說我遊湖觸動靈感，準備寫電影劇本，開拍鴛鴦湖之戀。」

「院長，這是計畫呀，劇本還沒有寫好，怎麼就說要開拍呢？」

「你別管，照我意思馬上寫。」

張道藩堅決的命令。牟少玉只好照辦，全文不到三百個字，牟把新聞稿交給張道藩時說：

「對不起，車子太顛，字太潦草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看得懂。」張道藩戴上眼鏡，把稿子看了一遍，點點頭說：「很好，到了梨山我就發給中央通訊社。」

### 考驗牟少玉的方式

這件事經過了好幾天，報上都沒有見到消息。牟少玉心想，不見報也好，免得被指責新聞不實。但是電影故事的初稿，牟少玉却被張道藩逼寫出來了。兩人開始交換意見：

張道藩認爲，要另找一個够大够美的湖當背景，才能襯出鴛鴦湖故事的凄美，因爲原湖太淺太小，鏡頭運轉不會靈活。牟少玉却認爲，就地拍攝可以表現故事的真實氣氛，若換地方，真实性就遜色了。

討論到很晚，張道藩才說：

「好了，今天就到此爲止，讓我仔細想一想。」

張道藩因爲長期失眠，身體很弱，視察完畢，便到日月潭休養。這時，是住在台電招待所。

深夜裏，侍衛突然發現張道藩不見了。大家猜測他可能因失眠而到外面散步，又耽心萬一失足跌進湖裏，後果堪慮！

刻不容緩，大家都離開宿舍，分頭去找。

不久，牟少玉在後院的欄杆旁，找到張道藩，他穿着厚厚的衣服，靜靜的躺在籐椅上，面向湖心，湖中輕烟迷濛，月影在波光中倒映着瑩潔的光痕。張道藩見來人是牟少玉，拍拍身旁的椅子說：「來得正好，你坐下來，我有話和你商量。」

「關於鴛鴦湖之戀？」

「不是，是關於你的職務！」

「啊！……」牟少玉迷惑的看着張道藩。

「我想把你調來做我的機要秘書。」

「我恐怕無法接受院長的好意！」這件事來得太突然，牟少玉有了些微的吃驚，但他沉思片刻後說：「我怕無法勝任，而且，我有家室之累，無法隨時陪院長外出。」

張道藩朗爽的笑出聲來。笑過，他說：「老實告訴你吧，我這一次帶你出來，就是做一個考驗。」

「考驗？」

張道藩表示，由於平時在報章上常看到牟的文章，覺得他很有才華，引起請牟當秘書的動機。他要牟寫的花粉印痕、長信、新聞稿及電影故事，都是「考題」。經過此番考驗，張道藩證明牟確有才氣、有耐心、够沉着，迅速而又機警，所以能力決無問題，關於遠行方面，則盡量不讓牟去就是了，使牟有充分時間照顧家庭。說得牟

少玉無話可說。

張道藩最後又補充：「爲了電影背景的選擇，你竟敢和我爭論，這在我的部屬中是少有的。這證明你的胆識……」

就這樣，和張道藩素無交往的牟少玉，經觀察「考試」後，就被張延攬爲機要秘書了。

這個「真人實事」，是牟少玉的告白，也是張道藩愛才若渴，惟才是用的最好註腳，更爲幕僚傳爲美談，「藝術院長」的「求才藝術」，有他的獨門絕招。

### 公而忘私討吳國楨

張道藩的溫文儒雅，知人善任，是他平易近人，輕鬆風趣的一面；他也有嫉惡如仇，正直無私，清廉高潔的嚴肅面。他在立法院長任內，提出聲討吳國楨，並揭發吳國楨任省主席期間，營私舞弊蒙上欺下的種種劣跡。這是政府遷台以後，能義正詞嚴，公開對變節作亂的大官，提出的第一樁除害大事。

吳國楨是張道藩南開中學的校友，他不顧同窗之誼而伸張正義，令人敬佩。當時吳國楨打着「最民主的政治家」，但是甜蜜面具下的陰謀，終爲張道藩識破而加以聲討，吳國楨罪證昭彰，因此垮台，在旁人看來，是極爲難能可貴的。

張道藩砲轟吳國楨之初，先進行調查，吳會緊張的打電話給張，吳說：

「不看僧面，不看佛面，也看看大廟的正殿，你何必跟我過不去？」

吳國楨是希望激起張的同窗校友之情，辦辦

例行公事就好，豈知張道藩聽後，大聲的吼起來，「我什麼都看不見，只看到你變節作亂的那一面！」

電話裏，對方的聲音轉爲哀弱的請求：

「我當面給你解釋。」

這頭，張道藩仍舊是氣憤的峻絕：張說：「你向千萬同胞解釋吧，我只是千萬個證人之一。」

「那麼，」對方急急的說：「你不要再追究！」

「辦不到！」

嗣後，張道藩接到許多恐嚇的匿名信。他只是笑笑的說：「如果他做得正，怎麼會有這些信？」

張道藩悠然的點起紙煙，一副毫無所畏的閑逸神情。

這段期間，蔣碧微的唯一心願，是任勞任怨去照顧張道藩的起居，希望他在公忙以外，得到生活上的樂趣。因爲張道藩過多的思慮和繁複的事務，影響到他的健康，由失眠而神經衰弱，長期就會併發其他的病症，一年兩年總要有一次發病時間。蔣碧微認爲相知相契的可貴，不一定相隨相守，現在既然有機會生活在一起，就不止是朝夕相對的喜悅，而是刻骨銘心的無限關懷。安排一些生活上的情趣，是蔣碧微最拿手的設計。

### 歡樂後面幾許閒愁

每當夏日黃昏，清風送爽之際，蔣碧微會邀請張道藩在花木掩映中坐坐。可是，張道藩怕蚊子，晚上不敢到院子乘涼，他不去，蔣碧微不

好獨行，她在客廳裏悶坐，眼看園中風拂柳枝，流螢閃爍，心裏頭實在有些不耐。

無可奈何的時候，蔣碧微突發奇想，她買了一匹做蚊帳的羅紗，縫了一頂可以遮覆八人席大小的紗帳，四緣用竹竿高高的挑起，拉四條繩索，把它像大篷帳一樣的架好，再接好電線，繫上一盞電燈，帳中擺好一張桌子，放幾把籐椅，就在此帳中讀書看報，或熄燈看月，談笑風生，有時甚至引煙作雲，假蚊當鶴，來一段閑雲野鶴的悠閑。這是一種非常別緻的趣味。張道藩往往會口頭春風一番，對蔣碧微說：

「鴛鴦帳裏走一遭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」

有時，張道藩又會與致勃勃的戲說：

「娘子，員外張某人進芙蓉帳啦！」

蔣碧微樂在心底，總是含情微笑不語。

那頭遠在澳洲的素珊母女，突然來信說生活陷入困境，一向清廉的張道藩，不覺憂急萬分。而蔣碧微背地籌錢爲她寄去，素珊不知道寄錢的人是蔣碧微。情海矛盾，誰能愛配天地？

素珊的內心深處，常常泛起蔣碧微的人影，她對張道藩的感情，願意相隨到底，無奈迢遙千里，遠不可及，誰憐個中委曲？

孫韻君跟徐悲鴻的風波，早已成爲過去。但同在台北進出，蔣碧微和孫韻君竟然撞上，兩心難平，各有餘恨，雖說天道好還，恩怨如何扯平？

蔣碧微亦風亦雨的忍着無奈的煎熬，她對張道藩要怎麼做？才能情義兩全？

(未完，待續)